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汇 隐喻模式的比较研究

吴世雄 章敏 周运会 诸葛晓初 © 著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AL METAPHORS

METAPHOR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汇 隐喻模式的比较研究

吴世雄 章敏 周运会 诸葛晓初 © 著

A CORPUS-BASED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AL METAPHOR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汇隐喻模式的比较研究 / 吴世雄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8806 - 4

I. ①基… II. ①吴… III. ①比较词汇学 - 英语、汉语 IV. ①H313
②H1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514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冯 炜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7.25
插 页 2
字 数 529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汇隐喻模式的比较研究”(10YJA740097)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还获得福建省教育厅 A 类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特此一并致谢!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汇隐喻模式的对比研究:	
问题与现状	(1)
一 隐喻研究的历史发展	(1)
二 隐喻语言的认知研究的主要问题	(4)
三 语料库与英汉语词汇隐喻的认知研究	(11)
四 语料库词汇隐喻研究的意义	(12)
第二节 国外语料库隐喻研究概述	(13)
一 国外语料库隐喻研究的发端	(13)
二 国外语料库隐喻研究的途径	(15)
三 国外语料库隐喻研究的理论创新	(18)
四 国外语料库隐喻研究的方法	(20)
五 国外语料库隐喻研究的问题	(23)
六 国外语料库隐喻研究的展望	(24)
第三节 Metalude 的构建和基于 Metalude 的语料库隐喻研究	(24)
一 英国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对于隐喻研究的影响	(24)
二 Metalude 的创建: 结构与功能	(25)
三 Metalude 与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语词汇隐喻的对比研究	(29)
四 将 Metalude 运用于词汇隐喻研究的尝试: 成效与问题	(30)
第二章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汇化隐喻模式的共时比较	(34)
第一节 英汉词汇化隐喻的分类和语料库构建	(34)
第二节 英汉词汇化隐喻共时研究的语料库方法论问题	(38)
第三节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汇化隐喻对比研究的问题与 讨论	(40)
一 英语和汉语中共有的情感隐喻主题	(40)

二 喻体的多义性和多样性	(42)
三 情感的概念化	(46)
四 文化和身体的相互作用及隐喻的转喻基础	(53)
五 词汇化隐喻在英语和汉语中的共性和差异	(59)
六 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的不一致性	(62)
第四节 英汉词汇化隐喻的跨语言共时对应模式及其 文化基础	(78)
第三章 英汉词汇隐喻的历时对比研究	(81)
第一节 隐喻与词源	(81)
一 词源的隐喻基础	(81)
二 词源结构中的隐喻模式	(82)
三 英汉语词源中的隐喻	(87)
四 有关隐喻与词源的关系的一点讨论	(95)
第二节 英汉词汇隐喻的历时对比研究	(95)
一 汉语的情感概念	(95)
二 汉语情感概念化的文化因素	(96)
三 汉语“情”字语义结构的文本分析	(98)
四 情感隐喻：基于身体经验知识 vs 基于精神文化 因素？	(100)
五 英语中的情感概念	(102)
六 英语情感隐喻的文化影响	(105)
七 中国的阴阳说与西方的体液理论	(107)
八 英汉语中词汇化隐喻的历时文化解读	(108)
九 基于“情感是身体”隐喻的不同类型转喻	(116)
十 “情感是颜色”的三种类型转喻模式	(118)
十一 “愤怒是X”的三种类型转喻模式	(137)
十二 关于词汇化隐喻模式的历时研究的几点认识	(145)
第四章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汇隐喻模式的对比研究： 总结与反思	(149)
参考文献	(161)
附录一 英汉词汇化情感隐喻的分类对应语料库	(173)
附录二 英汉词汇隐喻对应语料库	(314)

第一章

总 论

第一节 基于语料库的英汉词汇隐喻模式的对比研究：问题与现状

“隐喻”无疑是当代西方语言学领域最重要的概念。隐喻研究已经成为当代认知语言学的主要热点之一。在西方，对隐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在中国，有关的论述见诸先秦时期的文献。西方学术史上有关隐喻的论述比较系统，理论学派众多。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文人对隐喻也有很多的论述，但往往诉诸具体的语境，且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 隐喻研究的历史发展

隐喻 (metaphor) 这个词最早见之于伊苏克拉底的 *Evagoras* (Stanford, 1936: 3)。最初对隐喻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可能是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Poetics* 第 21 节) 中，将隐喻定义如下：

隐喻是将本来用于指称别的事物的名称来指称一事物，这种名称的转移方式可以是从属到种，从种到属，从种到种或类比。比如说，“This ship of mine stands there. (我的船停泊在那儿)”就是从属到种的名称转移，因为“落锚停泊”就是“站立”姿态的一种。再举一个从种到属的例子：“Odysseus has truly accomplished a myriad of noble deeds. (奥德修斯所建立的卓越功勋确实不可计数)”。其中“a myriad”相当于“many (许多)”，在这首诗中被用来代指“许多”。“Having drawn off life with a sword (用一把剑抽走生命)”和“having

cut with unyielding bronze. (以坚硬的铜刃斩断)”则是从种到种的名称转移的例子。在这里,“to draw off (抽走)”就是“to cut (斩断)”,“to cut (斩断)”也被称为“to draw off (抽走)”,两者都体现了“taking away (带走)”之意。(Golding & Hardison, 1968: 37)

亚里士多德列举了隐喻的四种形式,并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举例说明,从而给“隐喻”下了定义。其中前三种属于简单隐喻,本体和喻体通过相似性产生联系;第四种隐喻形式涉及类推的理论基础,属复杂隐喻。亚里士多德举了“播种神灵创造的光”这个例子,来说明第四种隐喻。比如说,“撒种子”即是“播种”,可对于“太阳光线的撒播”并不存在专门的指称。但“撒播”之于谷物的关系与太阳对光线的“撒播”有相似之处,因此才会有这样的短语“播种神灵创造的火”(sowing the god-created fire)。(Golding & Hardison, 1968: 38)这个引用范围极广的定义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在他所建立的传统诗学和修辞学的理论框架里对词汇隐喻修辞所采用的以词汇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尽管在学术史上,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一直受到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亚氏的隐喻理论即使对当代的隐喻研究来说,也依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例如,亚里士多德在隐喻研究中对古代范畴理论的运用,很可能启发了 George Lakoff (乔治·莱考夫)、John Taylor (约翰·泰勒)和其他当代认知语言学家,使他们得以在现代认知理论(比如说,原型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隐喻研究。此外,亚氏所提出的类比概念和基于类比的隐喻理论在现代的认知隐喻研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自亚里士多德对于隐喻的系统论述开始,西方的隐喻研究在这两千多年里一直经久不衰,先后有不同人文学科的众多学者参与其中。历史上,它不仅是众多人文学科的研究热点,而且它自身也成为一个大熔炉,吸收了诸多学科的内容,为己所用,造成西方隐喻研究长期呈现一种“学说林立,纷繁杂陈”的局面。到了近代,理工学科的学者也开始重视隐喻问题,使得隐喻研究的范围日益拓广,学科内容益加丰富多彩。尤其是20世纪开始由概念隐喻理论引发的“隐喻狂热”,使隐喻成为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共同焦点,其中以乔治·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最为引人注目。

关于中西方隐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胡壮麟著《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束定芳主编的《语言的认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蓝纯著《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李福印编著《语义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都有比较全面的介绍和专业的评论,其中不乏对于认知隐喻学的批判和反思。束定芳著《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把西方隐喻研究的历史笼统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a) 第一阶段,从亚里士多德到理查兹,持续了两千多年,以隐喻的修辞学方法为特征。

(b) 第二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始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期间主要从语义方面来研究隐喻。

(c) 第三阶段,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个阶段出现了以认知为导向的跨学科隐喻研究热潮,几乎涉及人类的所有方面。(束定芳,2000:2)

自20世纪70年代始,西方进入了隐喻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在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领域,对隐喻的研究都在大幅增长;出现了一个被马克·约翰逊称为“隐喻狂热”的时期。隐喻成为了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符号学家的兴趣焦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隐喻研究者当数乔治·莱考夫等。乔治·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几乎涵盖了当代隐喻研究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当代隐喻理论朝认知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事实上,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目前它已成为大部分隐喻研究的基础。但是,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也受到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质疑和批评。在语言学领域,安德鲁·哥特利(Andrew Goatly, 1997, 2007)、蓝纯(2005)和李福印(2006)都指出认知隐喻学的一些问题。(蓝纯, 2005: 126—129; 李福印, 2006: 84—98)就隐喻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而言,跨语系语料、隐喻的历时动态演变及其文化基础成为当代认知隐喻学面临的主要问题。莱考夫本人也在不同场合指出,概念隐喻理论需要大量语言证据的支持。他在北京所作的“认知语言学十讲”中就建议中国学者从汉语语料出发,立足中国文化,研究隐喻,“探索及比较不同文化中认知系统的异同,这既可为语言学研究提供实证,又能体现语言学的价值”。(高远、李福印, 2007: 汉语导读)

二 隐喻语言的认知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 忽视对隐喻的历时分析

隐喻研究的这个缺点也许肇始于费迪南德·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批判了索绪尔的语言和符号间的任意关系原则,认为语言和符号间的关系是有理据的。(cf. Ding, 2000: 24—46)但是,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对语言的历时变化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在通常情况下正是这些变化构成了语言中大部分的理据。哥特利(1997: 14—40)讨论了隐喻和语义变化之间的关系。从他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隐喻对语义变化的影响:语义收缩、扩张和意义转换。多义词也是源于词汇的隐喻运用。例如,通常一个作为创新用法的隐喻表达,要经历一个历时的过程,在此期间会受到文化和人类生理经验的影响,但当它被作为一种对其原始形态的规约的偏离而被语言系统接纳时,它将成为新的词义而与原先存在的词义产生共时的联系。因此,共时状态下的词汇语义结构事实上是历时变化的结果(通常是隐喻性的)。在缺乏对隐喻历时变化的词源学研究的情况下,对于词汇隐喻的研究很难说是充分的。

伊芙·斯维瑟(Eve Sweetser)(1990)在她的著作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从语源学到语用学》)中,从隐喻引申、文化和认知方面对英语感知动词的语义变化和语用进行了研究。正如该书的题目所显示的那样,斯维瑟的研究是一个从语源学到语用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她致力于研究语义结构的隐喻和文化。斯维瑟在书名中用的“语源学”(etymology)事实上是指一种历时的研究,而“语用学”(pragmatics)(对语言实际应用的研究)指的是语义结构的共时研究。总而言之,斯维瑟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隐喻研究方法,有效地将语源学的历时研究方法整合到了莱考夫的共时隐喻研究模式中,并由此发现了相应语义历史背后“语义域间有内在联系的隐喻系统中的连贯规则结构”和“普遍原则的一个更为透明的视角”。(Sweetser, 1990: 47—48)

(二) 过多沉湎于“普遍主义的认知心理模式”

从方法论上说,莱考夫的隐喻研究倾向于从一些假设的概念隐喻的内 在模式着手,亦即采用自上而下的研究策略。莱考夫的语料库 *The Master List of Metaphors at Berkley* (伯克利重要隐喻目录)就表现了这一点。*The Master List of Metaphors at Berkley* 邀请说英语的人凭直觉递交隐喻句子作为

语料。这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被用于探索文化对隐喻体验基础的影响时确实有明显的不足。也就是说，当隐喻研究不再是一种形式语义研究，而是一种隐喻语言的文化阐释时，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就不够合适。例如，事件结构隐喻（the Event Structure Metaphor）是最普遍的概念隐喻之一，它将空间概念域作为源域向目标域（事件）投射，从而产生了以下的概念：

States are locations (bounded regions in space).

状态是地点（空间中的有界区域）。

Changes are movements (into or out of bounded regions).

变化是运动（进入或者离开一个有界区域）。

Causes are forces.

原因是力。

Actions are self-propelled movements.

行为是自我推动的运动。

Purposes are destinations.

目标是目的地。

Means are paths to destinations.

方法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径。

Difficulties are impediments to motion.

困难是运动的障碍。

.....

以上每一个概念都可以延伸成为更低层次的概念隐喻；隐喻“生命是旅行”即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生命是旅行”的隐喻继承了它的更高层次隐喻主题 ACTIVITY IS MOVEMENT FORWARD（活动是向前的运动）的图式结构。正如哥特利（2007）在讨论香港的教育改革时所注意到的那样，隐喻 ACTIVITY IS MOVEMENT FORWARD（活动是向前的运动）“聚焦于其意象图式的三个部分：（1）起点，于此处权威部门施加力量决定教改发生；（2）路径——教师引导学生的方法（方法是道路/轨道）；（3）由课程目标所预先决定的终点。（目标是方向/目的地）”

莱考夫对隐喻“生命是旅行”的分析，尽管与此并不完全一致，但

基本上是按框架语义分析的方式进行的;

JOURNEY FRAME (旅行框架): 一个旅行者离开起点, 采用某种交通模式, 沿着一条道路行至目的地; 作为可选的事物, 他/她也许有一些行李, 一个旅行计划和一个或多个旅伴。在路上他也许还会遇到障碍。

Presuppositions (先决条件): 旅行者自发地参与旅行 (自我驱动的运动), 而不是被运输或护送。

Frame (框架)

Source Domain (源域)

Journey (旅行)

Traveler (旅行者)

Source (起点)

Destination (终点)

Path (路径)

Itinerary (旅行计划)

Mode of Transportation (运输模式)

Baggage (行李)

Obstacle (障碍)

Co-Traveler (旅伴)

Target Domain (目标域)

Task (任务)

Agent (施事)

Initial State (初始状态)

Goal State (目标状态)

Means of getting from Initial to Goal

(从初始点到达目的地的方式)

Schedule/Plan (日程表/计划)

Tools to assist execution of plan

(帮助实施计划的工具)

Useful resources brought to the task

(用以完成任务的有效资源);

Difficulties (困难)

Agent/Teammates (施事/队友)

在英语中实现隐喻“生命是旅行”的词汇的起点意象图式

set out (出发): “旅行的开始, 离开起点。”

back on track (返回轨道): “继续旅程, 这也许发生在遇到导致行程延误的障碍之后。”

roadblock (路障): “难以克服并迫使路线改变的障碍。”

ahead of schedule (比日程安排提前): “以比旅行计划要快的速度沿着路线行进。”

crossroads (十字路口): “多条道路的选择。”

reorient (重新定位): “也许是在迷路之后, 重新计划到达目的地的

路径。”

detour (绕行路线, 迂回路线): “因计划路径上的障碍而选择另一条路线, 通常是一条更长的路。”^①

以此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分析为这个隐喻主题制订了一个逻辑上合理的或者理想化的戏剧情节。乍一看, 这个分析程序似乎是可行的, 至少它描述了旅行和生命间的详细对应; 而隐喻也确实是把源域 (SOURCE) 意象图式的部分投射到目标域 (TARGET) 的映射。然而, 在我们看来, 映射尽管是从源域到目标域的单向投射, 但它同时也受到了目标域的意象图式影响。而不管是源域还是目标域, 其意象图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文化的。所以这个认知语言学分析的最大问题是它忽略了关于源域和目标域意象图式的基于人类心智的文化理念 (the em-minded cultural notions)。就对隐喻 LIFE IS A JOURNEY (生命是旅行) 的分析而言, 它所忽略的文化对隐喻 LIFE IS A JOURNEY (生命是旅行) 的形成和理解起着基本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文化意象图式确实给这个隐喻主题提供了不同的文化理据, 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文化特定的隐喻, 而不是一个普遍隐喻。这个观点也与哥特利对事件图式 (the Event Schema) 的评论相一致。哥特利提出, 对于说黑脚族语 (Blackfoot) 的人而言, 并不存在作为事件和行为模型的事件图式。(Goatly, 2007: 216)

即使在较不具体的层面, 也有如黑脚语这样的“异国”语言所表现的例外存在。最一般的认知模式似乎都不适用于黑脚语, 如黑脚语中不对物体和过程 (这些过程是由物体引起的或是作用于物体的) 之间的区别作出区分。因此, 虽然从西方语言的角度来看, 事件结构图式 (如 CAUSE IS FORCE/原因是力、CHANGE IS MOVEMENT/变化是运动、ACTIVITY/PROCESS IS MOVEMENT FORWARD/活动或过程是向前的运动、DIFFICULTY IS OBSTACLE/困难是障碍等等) 看起来最有希望成为普遍隐喻的一个通用模式, 但是它也不适用于黑脚语。换句话说, 关于活动的图式隐喻——独立存在的物体向其他独立

^① 这部分分析根据 Berkley University (伯克利大学) 网的一些相关材料 (inst. eecs. berkeley. edu/~cs182/sp06/assignments/A7_ - _ Solution. pdf)。也可以参考莫科斯 (Kövecses, 2005: 43—49)。

存在的物体施加力量并推动它们——并不是行为或事件的一个普遍隐喻模式。(Goatly, 2007: 216)

(三) 对隐喻形成的精神文化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

这个缺点可归因于对历时分析的疏忽, 因为不管是在语言中还是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 文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积累起来的, 而不是一个瞬间行为的产物。因此, 将历时方法引入到隐喻研究中将有助于探索形成隐喻的文化理据。

我们认为, 隐喻“生命是旅行”的基础是两个不同类型的理据。第一个是关于实际生活和旅行的经验, 它给隐喻“生命是旅行”提供了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的转喻基础; 而另一个是基于人类心智的文化理念, 它给同一个隐喻提供了基于人类心智的转喻基础。汉语和英语表现在隐喻“生命是旅行”中的共同点所反映的, 只不过是对于该隐喻两种语言所共有的经验基础, 而不是汉英民族对于生命和旅行的文化概念, 尽管这两个概念也对“生命是旅行”的隐喻产生了影响。对于汉语和英语而言, 生命和旅行的确意味着大致相同的事物, 但在这两种文化中这些相同的事物在心理上分别被以不同的方式所处理。对于英语文化而言, 隐喻“生命是旅行”中的“旅行”指的是沿着一条道路一直走下去, 而当旅行者到达终点的时候, 他们将接受最后的审判: 要么升入永恒的天国, 要么下地狱。但是无论是哪种结局死者都不会再回到这个世界上。然而, 在中国文化中, 生命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结局,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对于中国人来说, 天堂是得道仙人的居所, 只有极少的人能够成仙得道, 永居其中; 大部分去世的人被认为可以通过转世再生而返回这个世界并重新开始生命之旅。因此, “生命是旅行”这个隐喻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文化差异的。

认知语言学研究采用了自上而下的策略对普遍原则进行探寻, 这显然是典型的乔姆斯基范式。有两个明显的事实促使我们对这个方法提出质疑。第一个事实是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方面的成就几乎不涉及文化语义分析。第二个事实是尽管认知语言学曾严厉地批评过乔氏学派, 说他们忽视了语言分析的经验基础; 但在隐喻的文化描述方面, 认知语言学仍然留下了很大的缺口, 尤其是在探索不同语言的词汇语义范畴中文化对隐喻引申的影响方面, 成果比较少。斯维瑟(1990)对英语感知动词的研究以及

盖拉茨 (Dirk Geeraerts) 和克伦代拉斯 (Stefan Grondelaers) (1995) 对英语情感隐喻的研究都努力地在填补这个缺口。

(四) 对基于语料库的词汇证据重视不够

蓝纯 (2005)、李福印 (2006) 都指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这个弱点。蓝纯 (2005) 还介绍了哥特利等人对于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这个弱点的分析、批评和建议。实际上, 哥特利 (2007) 对于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这方面的批评更强烈, 而且一直是基于语料库的批评。例如, 哥特利 (2007) 用来自 Metalude 的词汇数据论证了在词汇层面, *ANGER IS HOT LIQUID IN A CONTAINER* (愤怒是一个容器中热的液体) 这个隐喻并不是英语的重要隐喻主题。他论证道: 把 *ANGER IS HOT LIQUID IN A CONTAINER* 说成是英语中关于“愤怒”的最重要的隐喻主题的说法如今已是老生常谈, 但这并不与英语词汇隐喻的证据相一致。

第一, 以往将愤怒表现为沸腾的液体的例子并没有特别提及容器, 尽管液体通常是在容器里装着的。

第二, 好几个或许被认为属于这个主题的词汇, 事实上也能被用来形容一般的负面情感如“紧张”而不仅仅是“愤怒”: *let off steam* [字面义: “释放蒸汽”; 隐喻义: “通过喧闹来除去强烈的情感”] (*Singing opera is a way for me to let off steam.* / 唱歌剧对我而言是一种宣泄压抑的方法); *safety-valve* [字面义: “安全阀”; 隐喻义: “一种宣泄负面情感的方法”] (*Doing exercise is a good safety valve for stress.* / 做运动能很好地释放压力)。而 *pressure cooker* [字面义: “高压锅”; 隐喻义: “一种情感紧张的状态”] (*Playing in the pressure cooker of the European Cup finals is a mental challenge.* / 在欧洲杯决赛的紧张氛围里比赛是一项心理挑战。) 其中一个看起来确实只适用于“anger (愤怒)”的例外词条, 是 *boil over* [字面义: “沸腾溢出”; 隐喻义: “有强烈的不可控制的情感, 以至于不得不将它们表达出来。”] (*Many people are boiling over with rage at the support the US gives to Israel.* / 对于美国给以色列的支持许多人怒不可遏。)

第三, 被引用来支持这个说法的大部分词汇能更好实现一个更多产的隐喻主题: *EMOTION IS EXPLOSION* (情感是爆炸)。如 *explosion* (爆炸) [隐喻义: “强烈情感的爆发”] (*The teacher's explosion of anger shocked the pupils.* / 老师爆发的愤怒令学生感到震惊)。explode (爆炸) [隐喻义: “表达突然而强烈的情感”] (*I didn't want to explode with anger, so I left*

the room. / 我不想愤怒发作, 所以我离开了房间)。explosive (爆炸的) [隐喻义: “有表达强烈而突然的愤怒的倾向的。”] (My son has an explosive temper. / 我儿子脾气火爆)。blow up (爆炸) [隐喻义: “发脾气”] (I blew up when I discovered how two-faced she'd been. / 当我发现她有多么虚伪时, 勃然大怒)。blow a gasket (爆掉橡胶圈) 和 flip your lid (翻盖子) 指“发脾气或失去控制” (when I told him I was resigning he blew a gasket. / 当我告诉他我要辞职时他大发脾气)。blow your stack/top 指“become extremely angry” (极其愤怒) (he blew his stack when she threatened to walk out on him. / 当她威胁说要离他而去时, 他极其愤怒)。erupt (爆发) [隐喻义: “变得愤怒而暴力”] (The Asian districts of the city erupted. / 这个城市的亚洲区发生了暴动)。fireworks (烟火) [隐喻义: “愤怒的强烈表达。”] (If my parents know I was home late there will be fireworks. / 要是我的父母知道我回家晚了的话他们会发火的)。outburst (爆发) [隐喻义: “表达愤怒”] (My outburst yesterday was unforgivable. / 我昨天的发火真是不可原谅)。在这些词汇隐喻中, 图式是导致了爆炸的事物, 亦即愤怒的起因……在这些词汇项目中, 并没有任何“热的液体”的暗示, 而是一个突然的向外的暴力运动, 暗示着 (若是有暗示的话) 扩张或热的气体。

其四, 在同样多产的隐喻主题 EMOTIONAL EXPRESSION IS OUTFLOW (情感表达是流出) 中, 很少提到“热”(heat), 并且涉及的情感多种多样, 并不只包括“愤怒”(anger)。

这个隐喻主题中的情感当然是一种液体, 有时候被理解为存放在一个容器中的液体, 就如关于液体的任何图式所预示的那样, 但这液体并不是“热的”。ooze (慢慢流出) [隐喻义: “非常强烈地展示一种情感或态度”] (The second candidate oozed confidence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 第二个候选人在整个面试过程中都流露着自信)。gushing [隐喻义: “不真诚地表达情感”] (She's a very gushing person. / 她是个很爱装腔作势的人)。gush (喷涌) [隐喻义: “对情感的空洞表达”] (His performance was a load of gush. / 他的表演是一大堆的装腔作势)。outpouring (倒出, 泻出) [隐喻义: “控制不住的情感表达”] (I was amazed by his outpourings of adoration. / 他洋溢的爱慕令我吃惊)。pour out (倾出) [隐喻义: “强烈而不可控制的表达”] (she

poured out her feelings of resentment. / 她尽情的表达了自己的愤恨)。effusion (流露) [隐喻义: “不可控制的强烈情感的表达”] (*I hate his effusions of self-pity.* / 我讨厌他所流露的自我怜悯)。outlet (出口、出路) [隐喻义: “情感的一种发泄方式”] (*Poetry provided an outlet for her emotion.* / 诗歌给她提供了发泄情感的出口)。overflow (溢出) [隐喻义: “表达强烈的情感”] well (流出、涌出) [隐喻义: “增长至必须被表达的程度”] (*Feelings of deep sorrow welled up inside me.* / 自我心底涌起深深的悲哀)。brim over (洋溢) [隐喻义: “无拘束地表达感受”] (*He was brimming over with enthusiasm.* / 他洋溢着热情)。exude (流出、释放) [隐喻义: “展示某种情感或态度”] (*Tiger Woods exudes confidence at every hole.* / Tiger Woods 在每一洞都散发着自信) …… (Goatly, 2007: 245—246)。

哥特利揭示: 英语中关于 anger (愤怒) 的最重要的隐喻主题是 ANGER IS HOT LIQUID IN A CONTAINER (愤怒是一个容器中的热的液体)。虽然这一隐喻主题一直以来被广泛接受, 但现在已被 Metalude (http://www.ln.edu.hk/lle/cwd03/lnproject_chi/introduction.html) 的大量词汇证据证明是错误的, 这充分说明了词汇隐喻语料库对认知隐喻研究的重要意义。

三 语料库与英汉语词汇隐喻的认知研究

词汇隐喻语料库可以在以下不同的方面对认知隐喻理论作出贡献: 证实语言中的基本规则和它的发展, 验证认知隐喻理论的假设, 为认知隐喻理论提供数据支持。但是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词汇隐喻语料库的知识建构和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近年来, 中国学者开始在隐喻研究中重视词汇隐喻语料库的应用。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发现大量的语料 (包括词汇证据) 可以支持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例如, 莱考夫的认知隐喻理论中的一条基本假设已被证明适用于汉语, 而这个即是上述被哥特利证明在很大程度上不符合英语语言现实的隐喻假设, 即 ANGER IS HOT LIQUID IN A CONTAINER (愤怒是一个容器中的热的液体), 也就是说, 汉语中愤怒的最重要的隐喻主题之一是 ANGER IS HOT LIQUID IN A CONTAINER。於宁 (Ning Yu, 1998) 和包志坤 (2003) 分别建立了一个包